

目錄

五言古詩三十三首

樂府七首

七言古詩二十八首

樂府十四首

五言律詩八十首

何新文著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

樂府八首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註釋唐詩三百首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七言古詩

蘅塘退士原編

G257.34/3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何新文著

目錄

五言古詩三千三百

七言古詩二千八百

五言律詩八十首

七言律詩五十首

五言絕句二十九首

七言絕句五十一首

七言律詩一百一十首

註釋唐詩三百首

七言古詩

樂府七首

樂府十四首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何新文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11

ISBN 7-5343-4319-4

I. 中... II. 何... III. 文学-目录学-中国
IV. G25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603 号

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

何新文 著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210009)

网址: <http://www.edu-publisher.com>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星光科技照排中心

印 刷:扬中市印刷厂

(扬中市金星路 78 号, 邮政编码:2122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 000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43-4319-4

G·4014

定价:21.90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 言 说“通”.....	1
第一章 绪 论.....	4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5
第二节 文学目录与中国文学目录学	13
第三节 文学目录学的意义与作用	15
第二章 中国古代目录学发展概况	20
第一节 古代目录学的兴起与发展	20
第二节 古代目录书的类别	24
第三节 古代目录的基本结构	35
第四节 古代目录的分类沿革	40
第五节 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文化特色	49
第三章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与文学目录的形成及特点	54
第一节 古代文学文献的类型	54
第二节 古代文学目录的形成及特点	63
第三节 古代目录中的文学类目	68
第四章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目录	74
第一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概述	74
第二节 《诗赋略》及《汉书·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77
第三节 晋宋文学专科目录的兴起与《七录·文集录》	84
第五章 “集部”的确立与“文类”的产生:隋唐宋的文学目录	

.....	90
第一节 隋唐宋文学目录概述	90
第二节 《隋书·经籍志》“集部”的确立及其文学目录	94
第三节 两《唐书志》中的文学目录	103
第四节 《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題》中的文学目录	107
第五节 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及其《通志·艺文略》“文类”	114
第六章 《录鬼簿》的出现与《四库总目》的影响:元明清的 文学目录	121
第一节 元明清文学目录概述	121
第二节 《录鬼簿》的出现与戏曲文学书目的繁盛	123
第三节 元修《宋史·艺文志》和《文献通考·经籍考》中的文 学目录	128
第四节 明代私人藏书目录及《明史·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135
第五节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文学目录	152
第六节 清代私家书目及《清史稿·艺文志》中的文学目录	162
第七章 古代文学文献综合目录	182
第一节 综合性古代文学要籍目录	183
第二节 古代文学总集目录	190
第三节 古代文学别集目录	194
第四节 古代丛书目录	198
第八章 古代文学文献分体目录(上)	200
第一节 古代诗歌目录	201
第二节 古代词曲目录	216

第三节	古代散文、骈文目录	227
第四节	古代赋目录	234
第九章	古代文学文献分体目录(下)	212
第一节	古代小说目录	242
第二节	古代戏曲文学目录	253
第三节	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文献目录	262
第四节	古代民间文学目录附说	268
第十章	文学目录学的相关学科	273
第一节	文学版本学概说	273
第二节	文学校勘学概说	295
第三节	古代文学文献的检索与工具书	306
附录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书目	320
后记		329

引言

说 “通”

尚“通”，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我们的先人视宇宙万有为浑然一体，孜孜以求天人合一、古今相通，向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追寻过去与现在、未来的联系。是以被班固称为六艺之“原”的《周易》一书以为：“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同人》卦彖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传》下）。

反映在学术学问上，则尚通学而不主专家，尊崇会通综合的全粹之学。荀子《劝学》，以“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而主张融会贯通的学术态度，提倡“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古人以“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者为“通士”（《荀子·不苟》）；以“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为“通人”（《论衡·超奇》）；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诸种文体均“能之者”为“通才”（《典论·论文》）。故著书立说，以兼收并蓄、综合会通为上，如《淮南子·要略》篇所云：“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总要举凡而语……多为之辞，博为之说”。于是，前有孔仲尼“以天纵之圣”，“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通志·总序》）；后有司马氏“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为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

法,学者不能舍其本”(《通志·总序》)。自此以降,更有班固承肃宗建初之诏,作《白虎通论》;应劭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著《风俗通义》;梁武帝上起三皇、下迄梁代,撰为《通史》一篇;刘知几“上穷王道,下挹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而为《史通》二十卷;此外,尚有杜佑《通典》、司马光《通鉴》、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相继而作。或总古今之学术,或汇公私之述作,或上下千年、包罗众史,或借古通今、史文兼论,皆书标“通”之名,体存“通”之义。

本书所述之目录之学,其实也正体现着这种综合会通的传统文化学术精神。中国古代目录学,自其形成产生之时起,就与所谓版本、校勘、分类诸事融会贯通,对当时以往的文化学术进行了总结性的综合整理。因而,西汉后期,大博学家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国家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就“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是一项“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范文澜《中国通史》)。刘向而后,如唐智升论“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开元释教录序》);宋郑樵主张图书目录通录图、书,“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通志·校讎略》);以至于清章学诚认为目录学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艺文一志,实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校讎通义》)等,都表明了古代目录学家综合会通的目录学思想。

许慎《说文解字》训“通”为“达”,章学诚为之解释说:“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文史通义·释通》)。此说又正与目录学之性质、功用相通。我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历代积累传承的各类著述纷繁博富,若读者单凭兴之所至地涉猎阅览,就不啻如孤舟泳海、弱羽凭天,事倍功半而难有成效。而目录学通过目录书的特有形式,使汗牛充栋般的群书部居类次,让读者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从而成为读书治学者“自此之彼”的桥梁,通

达书山学海的路径。

笔者以“中国文学目录学通论”名书，亦欲着眼于中国古代学术崇尚融汇贯通的传统精神，本之于古代目录学自此通彼的门径之学特质，从文学与目录学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古代文学目录学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叙述古代文学目录及其分体目录；同时，也对目录学、中国古典目录学及其相关学科版本学、校勘学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作简要介绍，以明前贤“会通”之教。

中国文学，是一个广袤辽阔、异彩纷纭的百花园；中国文学目录学则是通往这百花园的蹊径。如果广大有兴趣涉猎中国文学之园、有志于钻研中国目录之学的读者朋友，能从此书中得到一些启示或帮助，将是笔者的荣幸。

第一章 绪 论

目录学(Bibliography),在国内外都是一门很受重视的学问。法国十九世纪目录学家 Galrie Peignot 曾说:目录学是一切科学中最普遍、最广大的科学^①。苏联目录学家托罗波夫斯基也说“它是任何一种科学和任何一种专门教学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②。中国古代至当代的许多文史学者,更普遍认为:目录学不仅是一种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的读书治学的门径之学,而且目录学尤其是中国古典目录学本身就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③为特色的传统学术。

历来治目录学者,以其金针度人的美好情怀,搜罗文献,编次群书:“晨光才启,绡囊已散;宵漏既分,绿帙方掩”^④,乃至“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⑤。他们苦学精究,辛勤纂述,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目录著作,形成了源远流长的目录学体系,以惠泽于世世代代研文治史的后来学人。

① 参见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引论》,载《图书馆周刊》第5卷第4期。

② 引自陈光祚《目录学的对象和任务》,书目文献出版社《目录学论文选》1985年版第9页。

③ 章学诚《校雠通义·叙曰》

④ (梁)阮孝绪《七录序》,载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有《四库全书·子部》所收本

⑤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页

第一节 目录与目录学

一、目录是“目”与“录”的合称，目录的定义

目字的本义是指人的眼睛。人眼为双，故后世便以目来表示复数的事物，且引伸为逐一称述的节目、条目、细目、项目、名目之义。如《论语·颜渊》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何晏《论语集解》即引郑玄语曰：“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又引包咸语云：“知其必有条目，故请问之。”可知孔子所回答的四项，即颜渊所问之目，目就是条目、项目的意思。

录，许慎《说文解字·录部》曰：“录，刻木录录也。象形，凡录之属皆从录。”是录字为刻木之声，亦为刻木之形，故成为刻木之义。因刻木要用刀，后来便加上一个“金”字偏旁。录由刻木之义，引伸为记录、抄写（作动词用）和次第、册籍（作名词用）等义。如《春秋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又定公四年“此何以书？录我主也”，这两个录字，就是记录、书写的意思，作动词用；作名词用的，如《国语·吴语》“吴晋争长夫差陈兵而得为盟主”篇云：“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今大国越录，而造于弊邑之军垒，敢请乱故？”韦昭《国语解》曰：“录，（次）第也”。又如所谓“金石录”、“备忘录”，还有明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集为《道古》一录”等等，这里的录就是指记载言行或事物的书册、载籍，作名词用。

目、录这两个词用在目录学中，目是指书的篇目或书名；录即叙录（也称书录或序录），后世称为解题、提要等，是对书的内容、著者事迹及写作、出版等情况的概要说明。但是，录也可以作为包括

目和叙录两部分在内的简称。如《汉书·艺文志》叙述刘向等校书编目的情况说：“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隋书·经籍志》叙亦云：“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这里的“条其篇目”，是指目的部分；“撮其指意”和“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是指录的部分；而这里的所谓“录”就包括目和叙录两部分，录兼包叙目，故举录则可以该目。

将目与录二者结合在一起，即把一部书的篇名或一批书的书名与叙录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Catalogue)。如果要用现代语给它下一个定义的话，则可以说：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书名(或篇名)及其叙录，它是简介图书内容和形式，反映出版、收藏等情况，指导阅读和检索图书等文献资料的工具。

二、目录有一书目录与群书目录之分

1. 一书目录

一书目录是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书的篇名和该书各篇叙录(也有只有篇名，没有叙录者)。这种目录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如古今一些目录学家都认为，《诗》《书》之序、《周易》之《序卦传》，就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一书目录；并且它们都是有目有录的。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易经》为六十四卦，产生于殷、周之际；《易传》，又称《易大传》，共有《彖》辞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共计十篇，均产生于战国时期，是现存最古的对《易经》的解释，汉人称之为“十翼”。其中《序卦》一篇，依次条列了六十四卦的卦名，并分别解释卦名及各卦先后顺序的内在联系，如曰：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

《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讼》；讼必万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这样一篇《序卦传》，既列出各卦卦名，又对各卦名义给予简要的解释，颇似《易经》一书的目录。因此，清代学者卢文弨说：“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钟山札记》卷四）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惟《周易》十翼，有《序卦传》，篇中条列六十四卦之名，盖欲使读者知其篇第之次序，因以著其编纂之意义，与刘向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之例同。目录之作，莫古于斯矣”（《目录学发微·目录学源流考上》）。

其它如《诗经》和《尚书》的小序，均以简明的文句，给每篇诗、文的内容和背景或作意以说明，《隋书·经籍志》簿录篇叙即以之为目录缘起。但此二书之序，汉、宋诸儒，聚讼纷纷，其作者及时代颇难确指。另有《淮南子·要略》篇，系列全书二十篇篇名及篇次排列关系、学术评价等内容，也具有一书提要目录的性质。

然而，更典型的一书目录当推仿自《易·序卦传》的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和班固《汉书·叙传》。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末一篇。此文前半部分是史家的自述，叙述家世、生平及《史记》写作背景、规模体例等；后半部分则依次叙列了《史记》全书各篇的篇名、篇次和作意。如：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今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每条文字的前面数句是“录”，概括各篇内容主旨和史家写作之意；最后一句是“目”，包括篇名和篇次。把这样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条叙录和篇目集中排列在一起，就是《史记》一书的提要目录。其价值特色正有如李景星《四史评议》所言：“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之《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粲然明白。未读《史记》以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之后，尤须以此篇精参之”。

班固《汉书》的最末一篇《叙传》，分为上、下卷，则是仿《太史公自序》体例而成。《叙传》上卷自述家世、生平等，并载有班固所作《幽通赋》及《答宾戏》二文；《叙传》下卷，即是《汉书》的一书目录，依次叙介全书一百篇各篇写作之意及篇名、次第。例如：

皇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秦人不纲，罔漏于楚，爰兹发迹，断蛇奋旅。神母告符，朱旗乃举，粤蹈秦郊，婴来稽首。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民，五星同晷。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怒。乘衅而运，席卷三秦，割据河山，保此怀民。股肱萧、曹，社稷是经，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龚行天罚，赫赫明明。述《高纪》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称制，罔顾天显，吕宗以败。述《惠纪》第二，《高后纪》第三。

如此等等，每条先述各篇要旨和作意，是为“叙”，最后一句记篇名和次第，是为“目”。故唐颜师古注《汉书》就曾指出曰：“自‘皇矣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放《史记》之叙目耳。

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作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汉书》叙目”。

一书目录是每本书的组成部分，附本书以行。古时学人多撰成全书然后再编定目录，所以目录位于全书之末是古书的通例。但随着印刷条件的进步和人们认识上的变化，且为便于翻检，遂逐渐有作者自编目录或后人代编目录置于卷首。如今本《史记》、《汉书》二书卷首的目录，只有篇名而无叙录，就是后人为便利查检而增入的。

2. 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是指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的一批图书的书名和叙录（也有只有书名没有叙录的）。它产生于我国图书、目录事业正式兴起的西汉时期。

《汉书·艺文志》“兵书类”小序云：“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摭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据此，历来目录学家多以杨仆奉汉武帝之命整理的兵书目录《兵录》为现知最早的群书目录。但《兵录》既不完备，又久佚未传。至西汉末年成帝时，刘向、刘歆等在奉命校书的过程中，编制成综合性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则树立了群书目录的范例。班固依《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而修成的《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因为著录了许多书籍，它比一书目录仅便于检阅一部书的作用和意义都要大得多，它的编排、著录也要复杂和艰难得多。因此，群书目录，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三、“目录”一词的起源及其异名

“目录”一词，起于西汉，是在刘向父子校书编目的实际工作过

程中产生的。它最早见于《别录》和《七略》：萧统《文选》卷 22 王康琚《反招隐诗》李善注引“刘向《列子》目录”，又卷 38 任彦昇《为范始兴作求立大宰碑表》李善注引刘歆《七略》曰：“《尚书》有青丝编目录”，这里都是指的一书目录。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爰著目录，略序洪烈，述《艺文志》第十”，班固所说的就是群书目录了。后来，《隋志》载郑玄著《三礼目录》、《论语孔子弟子目录》各一卷，均用“目录”之名；唐初所撰《隋书·经籍志》簿录类，更著录有《晋义熙已来新集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等以“目录”名书的目录著述共十六部，可见汉晋以后“目录”之名已经通用了。

由于编辑体式的不同或历史发展等原因，目录一词在我国古代先后出现过许多不同的称谓，如：“录”（刘向《别录》，阮孝绪《七录》）、“略”（《七略》、《通志·艺文略》）、“志”（《汉书·艺文志》）、“序录”（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解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及“考”（朱彝尊《经义考》）、“记”（钱曾《读书敏求记》）等等。这些称谓虽有不同。实际上都是指的目录。

四、“目录学”的名义

西方国家的“Bibliography”这一名词，起源于古希腊文，最初的含义是“书籍的抄写”。正式把这一名称理解为目录学的意义，是在十七世纪的中后期。

我国的目录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前一世纪后期，即西汉成帝（前 32—前 7 年在位）、哀帝（前 6—前 1 年在位）时，大学者刘向及其子刘歆等在校理国家图书馆（天禄阁）丰富藏书的过程中，总结概括前人的经验和当时的成果，编制成综合性的群书目录《别录》和《七略》，进行了包括详著篇目、确立定本、分类立目、辨明学术源流、撰写书录揭示图书内容价值等在内的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故历来学者多以为目

录之学启自西汉。但是,目录学这个专门名称的出现却晚在十世纪的北宋初年。

据宋人笔记苏象先《苏魏公谭训》卷四记载:苏象先的祖父苏颂(即苏魏公)“谒王原叔(宋初王洙字原叔),因论政事。仲至(王洙之子王钦臣字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可见在北宋时已有“目录之学”的提法。到了清代,目录学尤其受到重视而几乎成为一时之“显学”,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

自宋代以来,对于目录学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如宋代郑樵、清人章学诚等认为“目录”不能独立成学,而应该属于“校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上,郑、章所论校讎之事正是目录学的内容。如章学诚《校讎通义》言:

校讎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曰”);

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互著》之一)。

这里所说的“部次条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等,正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主要任务和特色。郑樵、章学诚以校讎否认目录之论颇有概念不确、名实不副之弊,所以就有人对此提出非议。如清人李兆洛便说:“郑渔仲辑《艺文略》,始附以校讎之名。然其所言校讎之事,惟编纂类例,搜求亡书,则尚是目录家也¹。”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也在所著《目录学发微》中说:

¹ 李光洛《养一斋文集》卷十一:《涧菴顾君墓志铭》。参阅张舜徽《中国校讎学叙论》,载《华中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